王熙鳳的「快」與「慢」

申之如

文化經緯

王熙鳳辦事，有快有慢。快就非常快，簡直是迅雷不及掩耳；慢就非常慢，好是急驚風遇着個慢郎中。

快，舉一例。《紅樓夢》第二十三回，賈芹求職，走的是鳳姐的路子。當時，政想把小和尚道士「發到各廟去分住」，賈芹之母周氏「聽見這件事，便坐車來求姐。鳳姐因見他素日嘴頭兒乖滑，便依允了」。果然，賈芹很快就得到這件差事。

熙鳳怎麼就敢當場答應周氏？明明是賈政已經有了方案，並不需要人管理，怎麼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，一下子就改變了章程？鳳姐就怎麼有把握？

其實，對於鳳姐而言，這本來是小事一樁。她不過「想了幾句」，打動了王夫人。意思是批評賈政的方案只顧眼前，娘娘再回來，哪裡找人去？不如一律送進家廟鐵檻寺，「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銀子去買些柴米就是了。說聲用，走去叫一聲就來」，多方便。賈果然改了主意，找賈璉去商議。王熙鳳則事先布置賈璉，「要是爲和尚小道士們的事，好歹你依着我這麼着」。如此這般，賈芹的差就到手了。

王熙鳳是眞的爲賈府考慮，爲着預備再次接待娘娘回家省親，不肯把小和尚小道士隊伍解散的嗎？不大靠得住。第一，元妃能不回家省親，得看皇上高興不高興；第二，就是再次回家省親，是不一定需要這些小和尚道士，也還難說；第三，要是相隔時間太長，如說隔個五年八年，小和尚就變成大和尚、小道士也活像老道士了何用之有？王熙鳳考慮的其實是自己的面子。周氏不求別人求自己那是瞧得起自己是賈府裡眞正掌勺的，如果讓她掃興，等於證明自無能。所以拿娘娘做由頭，是因爲她深知賈政夫的心願。誰不願意自己的女兒年年回家來省親？天回來才好呢！這是心願，何嘗不是一塊心病。姐對此瞭如指掌，處理事情當然也就得心應手了。

所謂因人設事安插私人，這才開了個頭。

慢，也舉一例。《紅樓夢》第三十六回，金兒死後，有幾家僕人穿梭般來給鳳姐送點孝敬，不時來請安奉承，鳳姐卻似乎不知何意，生了疑惑。平兒解釋說：「如今金釧兒死了，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窩兒呢。」鳳姐卻麼我就收什麼，橫豎我有主意。」書中寫道：「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着，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，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。」

鳳姐兒的「疑惑」，其實是給「耽延」一個理由。本來她完全必有什麼疑惑的。金釧兒死了，王夫人那裡必定要補一個丫鬟，不誰能得到這個好位置，鳳姐兒總是個繞不過去的檻。誰要想爭取這好位置，就得給王熙鳳送禮。這在榮國府，大約是公開的秘密，鳳本人倒會不明白？所謂「疑惑」云云，不過是給自己任意「耽延」個由頭罷了。或者不如說，她是與平兒通氣，讓平兒放心大膽地替收禮。她說：「他們幾家的錢也不是容易花到我跟前的」，是批評些人家平時不肯來巴結奉承她，屬於「平時不燒香，臨事抱佛腳」她又說「這可是他們自尋」，是澄清自己沒有索賄，完全是人家主送禮。至於說「送什麼我就收什麼，橫豎我有主意」，就露出馬腳了，等於是表明自己早已成竹在胸，準備藉此大撈一把。哪裡還有點「疑惑」的影子？

鳳姐兒的主意是什麼呢？就是慢慢拖着，先不辦事，等人送禮。一直要等人家禮送得足足的，她才把這件事提上日程。什麼叫「足」？送禮送到什麼份上才叫「足了」？這些問題，都要問鳳姐自己才會有答案，別人無法越俎代庖。但是天下一貪官，運用這個拖着不辦的奧妙，倒是無師自通，一點也不比鳳姐差多少的。

什麼最重要

汪金友

人生在線

二十歲的人說，學習成績最重要。一次考試分數，可以把人爲三六九等。「一本」、「二本」、「三本」、「大專」、「職」、「中專」，成績好的上好學校，成績差的上差學校；成績好風光無限，成績差的灰頭土臉。

二十五歲的人說，理想工作最重要。雖然說，三百六十行，行出狀元；雖然說，只要是金子，到哪都發光。但眼前的事實不地在提醒着年輕人，工作崗位的差別，實在是太大了。走什麼樣路子，找什麼樣的工作，決定着一生的命運。

三十歲的人說，婚姻家庭最重要。首先，要有一個稱心的伴侶。看着可心，想隨心，處着順心。其次，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。不一定太大，但也說得過去。接着要有一個可愛的孩子，健康活潑，聰明漂亮。

三十五歲的人說，人際關係最重要。在現實生活中，人際關係就像是一道道「橋」。有關係就有「橋」，沒關係就沒「橋」。有了「橋」，什麼都方便，沒「橋」，啥事都艱難。於是很多急於進步和急於發財的人，都慨嘆沒有「橋」，並處尋找「橋」。

四十歲的人說，事業成功最重要。剛走出校門的時候，大家都在同一個起跑線。到了四十歲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就明顯地拉開了。有的升了官，有的發了財，有出了名。那些得意者，往往會趾高氣揚；那些失意者，往往會垂頭喪氣。

五十歲的人說，兒女成才最重要。兒女是父母一生最大的希望，父母五十歲左，正是兒女最讓人擔心的時候。能不能考上好大學？能不能找到好工作？能不能談好對象？當有人誇獎他們的兒女有出息時，他們的心裡才會比蜜還甜。

六十歲的人說，身體健康最重要。該退的退了，該離的離了，沒有了上班的緊，沒有了工作的紛擾，沒有了生存的壓力，現在最大的任務，就是養老。而且身體在不斷發出信號，這兒不舒服，那兒也不舒服，似乎都在告訴你，此時健康最重要。

七十歲的人說，心情愉快最重要。古人講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到現在，能夠活七十歲以上，也算超過中國人口壽命的「平均數」了。因此，每個人都應該尋找快和享受快樂。爲發展快樂，爲變化快樂，爲親歷快樂。越快樂，越活着；越活着，越樂到。也張上右的上到有的，着的斷行的專分

報周有光先生書

邵燕祥

燈下集

有光先生：您好！

賜件拜讀。學者龐暘的網文《周有光先生的「雙文化」論》，對您的理念作了簡練的概括。兩年前讀您的《學思集》，乃至有關各篇早在九十年代的《群言》雜誌刊出時，就曾爲您的眞知灼見折服。

最值得感謝的，是您以平實的言語，講了一個關係人類命運當然也包括中國命運的大問題，深入淺出，舉重若輕。這是從歷史的制高點上，以俯瞰世界的大視野，對東西方文化，對國際現代文化和民族傳統文化關係的「指點」，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套話，也沒有故做艱深，更沒有故作驚人之語，但對於像我這樣的人，是頗有說服力的。

您說，在全球化時代，世界各國都進入國際現代文化和地區傳統文化的「雙文化」時代。您指出，世界各地的傳統文化，相互接觸，相互吸收，其中有普遍價值的部分融入全人類「共創，共有，共享」的國際現代文化；同時，各地傳統文化依舊存在，但是要不斷進行自我完善。我想，那些眞心誠意愛護傳統文化，而並非藉口傳統文化鼓吹狹隘民族主義的朋友們，對此也會贊同的。

您又舉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雖然西方學者居多數，但東方學者（華人、日本人、印度人等）也榜上有名爲例，說明現代文化是全球化的文化，任何人、任何國家都可以參加進去，做出創造，共同利用。因此把現代文化說成是西方文化是不正確的，說成是美國文化，更加不正確。您且說，國際現代文化的精髓是科學，既包括自然科學，也包括社會科學；而科學不分民族，不分階級，不分國家和地區。您這話在有的人那裡卻會碰壁：他們繼承四五十年前指自由民主爲「資產階級的遮羞布」的論調，說不要把「西方價值觀念」尊爲人類普遍價值。您對此或不陌生，您以一百零三歲高齡，親見過清末民初某些大老一邊並不拒絕電燈、汽車等來自「奇技淫巧」的「物質文明」，一邊卻大談「精神文明還是咱們的好」……對於今之發此類讜論的人和事，您自然會付諸一笑，一百年雲煙過眼，這個調調不猶在耳邊乎！

我因心臟「搭橋」遵醫囑休養，住在鄉下時多，回城始見來示，遲覆爲歉。從我的治病保健來看，手術靠的是西醫，術後調理則以中醫爲主。這不也體現了您所說的「雙文化」？

如有指示，通過我的電郵信箱……就快得多了。

立冬已屆，祈多珍攝！健康長壽是頌。

邵燕祥拜　　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五日

〔附：關於周有光先生「雙文化」論點的一些說明〕

周有光先生是在人類發展的背景上闡述「雙文化」的。公元前一千年之前，地球上有七個文化搖籃。其中有六個（尼羅河的埃及聖書字文化，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丁字頭文化，克里特島的米諾斯文化，小亞細亞的赫梯文化，阿拉伯半島的米那文化，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化），分布在地中海東部到波斯灣以東，它們是西方文化的搖籃群。而黃河流域的中國漢字文化，處在遙遠的東亞，被無法攀越的喜馬拉雅山脈隔開，它是東方的文化搖籃。

到現代，歐亞大陸四個文化區（西歐、西亞、南亞、東亞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。變化最大的是西歐文化，它擴大到美洲，成爲「西方文化」。相對於「西方文化」，西亞、南亞和東亞的文化統稱爲「東方文化」。「西方文化」傳播到整個世界，區域文化擴大爲國際文化。

周有光先生指出，西方文化中一系列方興未艾的發明和創造，改變了人類的生活。西方文化發展成爲國際文化的主流，也就是國際文化的現代文化。國際文化是全人類的共同創造、由全人類共同利用，它不是封閉的，而是開放的，任何個人或國家都可以參加進去，發揮自己的創造才能，從國際文化的客人變爲國際文化的主人。

周有光先生說，今天的個人和國家已經不自覺地普遍進入了雙文化時代。拿個人的「食衣住行衛教娛」爲例。食：中菜和西菜。衣：中服和西裝。住：四合院和公寓樓。行：汽車和馬車。衛：中醫和西醫。教：學校和私塾。娛：圖畫、音樂、舞蹈、小說、戲劇，中西合璧，彼此模仿。人們說，在電視裡看京戲是「寓中於西」。東方的城市生活一天也離不開來源於西方的交通設備、通訊設備和各種各樣的電器設備。

周有光先生說，「大清帝國」改名「中華民國」、又改名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，這就是宣告中國雙文化時代的開始。「中華」屬於中國文化，「民國」和「人民共和國」屬於西方文化。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是雙文化。「一國兩制」是雙文化。大學裡傳統文化課程很少，西方學術課程很多，這是「向外傾斜」的雙文化。

周有光先生說，文化像水，不斷從高處流向低處。又說，要使落後趕上先進，必須研究雙文化的策略。有渾渾噩噩的雙文化，有航向明確的雙文化。

周有光先生指出，文化不僅有地域的傳播，更重要的是有歷史的發展。任何文化都是逐步發展和演進的。人類走出了原始生活之後，就開始思考人與人的關係和人與自然的關係這兩大問題。人與人的關係的探索發展爲道德和法律。人與自然的關係的探索發展爲科學和技術。

周有光先生說：西方文化的歷史發展最爲典型。它從「中世紀」走向「現代」，經歷了文藝復興、宗教革命、產業革命、民主革命；政教合一改爲政教分離，強迫信教改爲信教自由，君主專制改爲全民選舉，貴族教育改爲平民教育；創造鐵路、汽車、輪船、飛機，發展能源，改進電信，使地球大大縮小；自然哲學和社會哲學發展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。

周有光先生說，現在世界上並存着各種不同的文化，不僅形式不同，而且水平迥異。這樣，就發生所謂價值觀的摩擦。價值觀實際就是對「人與人」和「人與自然」的解釋。例如：上帝可不可以批評，婦女要不要解放，政治能不能民主。在多層次的文化世界中，文化的衝突和文化的融合將在「矛盾和統一」的辯證規律中繼續波動。

以上主要引自《雙文化與雙語言》一文（見《學思集——周有光文化論稿》）。周老有關人類文化的思考，遠不止這一篇，而散見本書和《百歲新稿》，如關於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，文化的新陳代謝，科學的一元性，關於西化，關於儒學，關於宗教等，頗多鞭闢入裡之論，都可參看。

向妻子致敬

童德昌

如是我見

妻子，是「千年等一會」上蒼的恩賜，是緣分的軌跡，該珍惜！

婚後，我爲接受妻子的長期考驗，成了一名出色的伙頭軍。從拎菜籃子到洗盤筷碗盞，皆由我承包到戶。所以，這些黃豆芽兒、油豆腐、肥肉排骨鯧扁魚的價格我記得滾瓜爛熟的。當然，「考驗」二字無非是句笑話，主要還緣於我妻子是個三天腰背痠，兩天骨頭痛的「搭絲燈泡」。

太平歲月裡大大小小點點滴滴的吉象善蹟、良人好事無不激我靈感而催我操筆。我那塗塗寫寫的一些文字偶爾也湊在報端「軋鬧忙」。妻子見了暗暗高興。此事此刻我才懂得她嫁給我不光是爲投入到我這塊溫熱的胸田裡，而更有一種期待的寄託。然而，妻子的默然讚許是不願讓我察覺的。據她們的話說「老公是經不起表揚的。」不過後來我終於發現，每逢我的拙作一發表，她炒菜的節奏特別歡快。爲此，我深感到：妻子，不僅是丈夫創業最可靠最堅強的「同盟軍」，　又是丈夫興趣、愛好、理想上最無私的支持者。在我那灶頭與筆頭這兩頭顧此失彼的困境下，妻子主動接收了我原先的「承包業務」。

妻子的任勞任怨讓我輕鬆無慮地踏進了「格子園」。她的一首首鍋、碗、瓢、盆交響曲無疑是我創作收穫的奠基歌。

我妻子向來是個小人書迷與「千針萬針」的研究生。她結的毛線衣既新穎美觀又合身舒適。那日逛街時，她指給我看前行者身上的駝色毛線衣說：「這針式好」。我說不錯。過後不出半月，我這模特兒身上也套上了那種款式的毛衣。她的過目成誦折服煞我，她將自己的功夫轉化爲我的收成與享用，從而，我對「物質不滅定律」有了新的認識。

妻子的這種美好希冀和善良的本質着實是推動我前進的動力，以致常常「逼」我自覺地在案頭揮汗握冰、笨鳥先飛乃至通宵達旦。有一次，我在爬完最後一個格子時，已是午夜兩點了，呵欠連連正欲掀褥入窩，誰知她「別動」一聲。我忖：完了，早已違反了她給我定下的就寢時間，今夜非當「霧都孤兒」不成了。躊躇間，見她從熱被窩裡取出一個小飯盒來遞予我，打開一看正是我愛吃的糯粉油煎餅，甜的、香的、熱的。接着她又小心翼翼地挖出一瓶熱牛奶來。這兩件，驟然將我從「飢寒交迫」中拯救了出來。我邊吃邊喝邊喊：「向妻子致敬！向妻子致敬！」

「神經病！」

「錯了，精神病」。

日本仙台松島　潘思蘊攝

行走的屋頂

喻麗清

《史密斯松納博物館月刊》裡，有一篇說到「傘的歷史」的文章。沒有人眞正知道傘是誰最早發明的。但是一般推測，最早用傘的人是埃及人和中國人。那時候的傘不爲擋雨，而是爲了遮陽。並且只有國王或皇帝才用。

那篇文章最使我覺得有趣的是它提到：

「中國傳說在公元前一千年木匠魯班的妻子發明了傘，因爲她曾誇海口說她能做Portable roofs」（手提式屋頂）。」

中國的台灣曾經號稱「製傘王國」，因爲台灣傘行銷全世界之故。但是，眞正在觀光客們的旅遊手冊上宣稱是「傘的王國」的卻是意大利的Gignese——那裡有世上獨一無二的一家專門收集傘的博物館，那裡的居民有很多祖傳做傘的傘匠。

世上最有名的傘，當推英國首相張伯倫的黑傘。雖然英國倫敦以多霧常雨著名，但是，出席國際會議他也傘不離手，實是一絕。如今，黑傘好像變成了英國紳士的一種派頭，又是手杖，又是武器（據說可用來打狗和防備搶劫）。

007的電影裡頭，男人身上的許多飾物：手表，鋼筆，打火機，公文包什麼的——都暗藏玄機，必要時就變成了應急救難的工具或兇器。在傘柄的設計上，據說機關也不少。最美麗的傘，當然是印象派的畫上那些法國淑女們撐的花陽傘，它遮陽的實用性好像變得次要了，反而成了如同搭配女人衣服用的裝飾品。

法國散文家蒙田，在文章裡提過意大利的太陽很毒，可是他還是拒絕用傘，理由是：

「它帶給我們手臂上的沉重負擔，比對我們頭部的保護爲多。」

可是，在意大利那個「傘的博物館」中，他們的名言卻是：

「一下起雨來，所有尊貴的人都得臣服於傘下。」

對魯班之妻而言，傘是一種活動屋頂：對意大利的傘匠們而言，傘卻可以叫人在雨中屈尊謙卑起來。中西異趣，眞不可同日而語。

世上儘管有「傘鳥」——南美洲一種鳥類，公鳥在交配時頭上黑色冠羽會作傘狀開放；又有「傘樹」——木蘭科植物，其果如傘。可是，最最簡單而又最最幽默的傘莫過於那種「可吃的傘」——巴基斯坦的鄉下人，下雨時就摘香蕉樹的樹葉做成傘用，雨停了就拿「傘」去餵牛。可吃的傘，也是可笑好玩的傘。但是，看到簡體漢字裡的「傘」字，就不好笑了；因爲「傘」裡的人都去了，只剩下一把傘架「伞」。　**（寄自美國）**

徽菜三「奇」

伊北

飲食男女

在北京，天壇附近有家徽菜館很不錯，我們幾個老鄉經常去，圖的就是那家的徽菜食材精到，還做出了點家鄉味道。要說吃徽菜，吃的就是一個山貨，講究的就是一個「奇」。要想徽菜夠味道，食材生猛最重要，徽菜的精氣神大部分落在這食材上。食材是徽菜的第一「奇」。黃山邊上產的小竹筍、木耳、石耳、黃花、蕨菜，還有山雞、石雞、鷹龜、斑鳩都是做徽菜的上好材料。這其中鷹龜和石雞最是面目可憎，古徽州人敢吃牠，不得不說是一種大無畏的表現。據說當年宋高宗趙構聽說徽菜味道獨特，也動了口舌之慾，轉頭問身邊的大學士汪藻徽菜到底好在哪兒？汪藻低頭尋思靈機一動，用詩人梅曉臣一句詩答道：「沙地馬蹄鱉，雪地牛尾狸」。這裡汪藻點出的，恰恰是徽州特有的兩種食材。馬蹄鱉是甲魚的一種，但卻不同於泥塘裡的甲魚，牠生在沙地裡，肉厚質嫩，沒有土腥味；牛尾狸則是俗稱的果子狸，肉質細嫩鮮美，比羊肉狗肉暖性還大，是冬季的傳統補食（現在是保護動物，已經禁止捕殺）。

有人說徽菜全是變質食品，怎麼吃啊？其實反過來看，變質也是徽菜的一個特點，這是徽菜的第二「奇」。從源頭看徽菜的「變質」而有味，它令人有一種無巧不成書的奇妙感。小舉兩例。古時候徽州地理條件惡劣，徽州人多跑出去做生意，隨身帶點豆腐準備路上充飢，還把它壓了又壓，終於壓成了鐵餅似的黑塊，拿起來嘗一口，倒出人意料的別有一番風味。這就是臘八豆腐。徽州人多山多，交通不便，很難吃到魚，外頭做生意的人回家時想帶點魚給家人嘗嘗鮮，誰知道路途曲折，回到家，魚全捂臭了，家裡人拿着臭魚下了鍋，沒想到卻又是一番獨特味道，時間久了，竟成爲一道上好菜品。這就是有名的臭鱖魚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一部徽菜史就是一部古徽州人的奮鬥史，它其實是古徽州商業文化的附載品。可在北京，跑遍全城也吃不到帶毛的臘八豆腐和有臭味的鱖魚，老闆說那是因爲衛生上達不到標準，所以無法「原汁原味」。

其實去飯店吃那不正宗的徽菜，還不如自己動手做一個「一品鍋」。此菜由明代石台縣「四部尚書」畢鏘的一品誥命夫人余氏創製。據說有一次，皇上突然駕臨尚書府作客，席上出了山珍海味外，余夫人特意燒了一樣徽州家常菜——火鍋。不料皇上吃得津津有味，讚美不絕。後來，皇上得知美味的火鍋竟是余夫人親手所燒，便說原來還是「一品鍋」！菜名就此一錘定了音。這菜做起來也還方便。一隻小鍋，最裡面一層鋪上火腿、木耳等其他佐料，再放上一層冰糖，之後依次鋪上小竹筍、山雞野兔肉、五花肉，最上面一層是豆腐皮和豆乾，加水，小火煮熟即可。此菜味道醇厚，花色又多，一層又一層的特點，可謂是標準的「徽州製造」。據說當年徽州績溪人胡適當北大校長時，用「一品鍋」招待績溪女婿梁實秋，就得到過稱讚，後來他在任駐美大使時也經常以家鄉的「一品鍋」招待外國友人，還曾以「一品鍋」宴請美國恩師杜威，贏得舉座讚譽，成爲美談。這是徽菜第三「奇」。

中國三十年變化令人眩目

夏威

繽紛華夏

今年是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周年，中國的巨大變化吸引了全世界關注的目光。但外界對中國的興趣點往往停留在經濟層面——雨後春筍般出現的高樓、貿易順差、市場潛力等，而對中國人在精神、文化、觀念層面變化的關注則不多，還常常因爲有色眼鏡的過濾而失眞。事實上，中國人在這些方面的變化，與經濟層面的變化同樣令人眩目。

一些學者認爲，三十年來廣播電視的引入，對中國農村地區的意義超過城市。八十年代以前，農村基本上是信息死角，閉塞、愚昧成了農村的代名詞。如今，廣袤的農村大部分都能看到電視，天下大事不再與鄉野村夫無緣，電視展現的五彩繽紛的外部世界成爲他們、特別是年輕一代外出打工，走向城市的原動力。

今時今日，手機、網路、博客、短信……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。互聯網用戶正以爆炸般的速度增長，使人們獲取信息渠道更多，更及時，各類網上論壇成爲人們發表觀點的新載體。電腦網絡的發展給中國人帶來了更多的自由，不善表達，尤其不擅長「與陌生人說話」的中國人，在網路的私密空間裡前所未有地坦誠。截至二〇〇六年底，中國博客作者規模達到了兩千零八十萬，博客訪問量達一點零一億。在博客的世界裡，人與人之間少了羞澀，敢說、敢罵、敢表達意見。

今天中國社會文化的多元化，在三十年前是人們所難以想像的。在大小城市，有經典藝術的殿堂歌劇院、音樂廳，有「新新人類」常光顧的迪吧、酒吧，有大款進出的夜總會、歌舞廳，也有低消費的電影院、露天舞場。在體育館，港台歌星的傾情演出可以讓上萬歌迷瘋狂。人們穿着打扮的花樣越來越多，年輕人的頭髮五顏六色，但沒人品頭論足。八十年代初期因喇叭褲、大鬢角引發的社會大討論在如今的年輕人看來實在莫名其妙。

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在變化，有勤勤懇懇的上班族，也有養尊處優的留守婦人。兩代人之間的包容性也在擴大。「代溝」不像以前那麼深了，長輩的尊嚴感弱化，開始能夠接受長幼平等的觀念。

雖然中國目前的法律還不夠完備，但民衆的法制意識在提高，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利。這些年來，家庭內部、親戚之間打官司的多了，民告官的多了，爲維護名譽上法庭的多了，要求精神賠償的多了，名譽權、肖像權、教育權、健康權、消費權乃至住宅的採光權、通風權等受侵害也成爲人們通過法律「討說法」的理由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，中國內地的國門剛剛打開，全盤西化、崇洋媚外等思潮泛濫，有人以研究西方哲學爲時髦，而普通百姓則爲家中有台日本產收錄機或十四寸彩電沾沾自喜，有海外親戚更是炫耀的資本。但隨着經濟的高速發展，特別九十年代以來，城鄉建設日新月異，國貨全面佔領國內市場，人們的生活水平穩步提高，心態也變得平和自信了。雖然麥當勞、肯德基生意興隆，但人們顯然是衝着美味和優質服務而來，與崇洋沾不上邊兒。

老一輩人記得，八十年代有不少人熱衷用短波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。如今，新聞和訊息不斷開放，如果誰還有聽美國之音的愛好簡直可以稱得上珍稀人類了。

今年北京奧運的成功舉行和載人實驗飛船的順利發射，更大大提升了中國人的民族凝聚力、自豪感和自信心，對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。